



扫一扫 加关注

编辑周逸平  
组版徐冬梅

## 南陈村有座“积善桥”

◆文/图 王根林



“积善桥”全景



“积善桥”桥面

俞垛镇西侧七华里处的南陈村有一座距今一百多年的砖桥，该桥于“民国”六年（1917年）二月由当地的钱张氏捐献300块大洋兴建，“民国”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重修，2022年被俞垛镇列为文保对象。

该桥在苏北地区颇为少见。桥长14米，宽2.7米，桥面嵌有40厘米见方的花岗石，通高5.06米，距水面约四米，下有拱门。整座桥用小青砖砌成，70厘米高、35厘米宽

的砖砌扶栏用条石压顶，还刻有云鹤浮雕。扶栏两端设有高32厘米、宽20厘米的神龛。两侧扶栏正中外面嵌有在汉白玉上用正楷阴刻的“积善桥”桥名和重修年份。此桥造型别致，用料考究，砖缝全部用糯米汁加石灰封口。

一百多年前的南陈村河网纵横，垛子分散，一条夹河将整个村庄拦腰分隔开来。“民国”六年，夹河上唯一的小木桥被大水冲垮，给两岸村民

的交通和生产带来了很大不便，后来虽经多次修复，但是因为桥身承载能力较差，只能勉强行人，耕牛和大型农具不能通过，迎亲的轿子和迎会的菩萨同样无法抵达对岸，乡亲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。

村里的富人钱雀松早逝，他的原配妻子钱张氏守着丈夫留下的七八十亩良田度日，平时十分节俭，旧布衣衫，粗茶淡饭，连豆腐也很少买。据说一次吃晚饭时，一个酱油豆掉到

善行德、造福乡民的义举，自发出资重修“积善桥”。他们请来一位高姓瓦匠，从兴化戴窑购来上等青砖，以两岸原有的砖墩为支撑，用砖头砌成拱门，桥面也铺上砖头，同时将腐朽的木头栏杆改成砖砌。由于此番修建“积善桥”的资金是众多乡亲捐献的，因此将原先彰显钱张氏义举的石碑换下并存放于桥北的“祖师庙”内，同时在栏杆外侧的汉白玉上用正楷阴刻了“积善桥”和“民国二十二年穀旦”。

南陈村的“积善桥”历经沧桑，桥墩近水处的砖块虽有缺损，但是它的雄姿犹在。南陈村的“积善桥”记载了当地村民热心公益的义举，也见证了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传统。



“积善桥”桥名

我的家乡紧挨着古镇溱潼，是原先的兴泰公社尤庄、薛庄、何庄三个紧邻的村庄之一。

上世纪70年代还没有自由恋爱，青年男女全靠媒妁之言促成姻缘。那时每个村子都有专门说媒的媒婆。媒婆说媒成功了就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，这是她们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。

媒婆对周边村庄的适婚男女了如指掌，她们一旦发现双方有所动心就积极推动访亲。媒婆选定日子后先带女方去男方家里访亲，随后男方也会去女方家里回访。要是访亲的有心确定这门亲事就会留下来吃饭；要是认为不合适就只喝对方的茶，即便人家准备了饭菜也不会逗留；要是双方都满意就商定日子订婚。

薛庄的田家有个十八九岁的女儿，长得很俊俏，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儿，辫子垂到半腰，是村里妥妥的一枝花。媒婆三天两头往她家跑，可是先后到好几个男孩子家访亲，女方都是只喝茶不吃饭。

这一回媒婆又带着田家人到何庄的徐家访亲。徐家的小伙子人高马大，浓眉大眼，五官端正。姑娘一眼就相中了，于是田家留下来吃饭。再后来就是徐家回访和双方择日订亲。

订亲之后，小伙子时常到女方家里走动，岳母自然是热情招待，每次都是煎6个鸡蛋给他吃。有一次小伙子又过河去了女方家，这天田家姑娘下田治虫去了，正在天井里筛米的岳母连忙掸掸围裙去拉

抽屜，结果发现里面只有一个鸡蛋，于是出去找人家借，可是转了一圈也只拿回两个，实在没有办法的她只好把三个鸡蛋煎好了并端给女婿。不明就里的小伙子望着碗里的煎蛋很是不爽：“我还没把你女儿娶进门……将来我成了老女婿肯定不会有煎蛋吃了。”想到这里他连忙找来岳母，忍气吞声地说道：“岳母您请坐，我们就当弟弟和姐姐谈心，你今天待我也太淡薄了。”说着用手指指碗里的三个鸡蛋，岳母赶紧解释，可是小伙子根本无心听她分辨，推说有

## 把岳母当姐的薛庄女婿

◆陈双贵

事就转身离去。

气呼呼的小伙子来到帮船口，这时船上坐了好几个社员，有人逗他：“今天岳母给你煎了10个还是8个鸡蛋？”小伙子如实回答：“只有三个！”随后愤愤不平地跟岳母理论的前后经过说了一遍，在场的人你一言我一语，都说他岳母今天的招待实在说不过去。”

让徐家小伙子料想不到的是，第二天整个生产队都在传说他和岳母叙理的事，还被添油加醋地说成“薛庄的女婿把岳母当姐姐”。随后自然是好事者争相传播，于是一传十，十

传百，没过多长时间整个兴泰公社乃至周边地区都传开了。

又过了一阵子，这句话传到了徐家小伙子的岳母耳朵里，她气不打一处来，非要女儿退了这门亲不可。姑娘不肯，再三劝说妈妈：“人家就是说着玩的，又不碍咱们的事，何必当真呢？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自由恋爱迅速兴起，媒婆这个行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“薛庄的女婿把岳母当姐姐”也早已被人们淡忘。现在如果还有人提起这个趣闻，那么此人一定在六十岁以上。

## 运粮河的“青苗会”

◆宋根棟

旧时的运粮河庄上，老百姓为了祈求好年成，每到春夏之交都会做“青苗会”（也叫“香火会”），十分热闹。农户轮流承办，轮到谁家，谁家就在自家门前麦场上搭大棚子，在八仙桌上安排香炉烛台，供奉菩萨，还请专门唱这个的戏班子，这种由八至十人组合起来的戏班子装扮成道士、和尚，其中的主持人俗称“香火”。富裕人家舍得多出钱，场面自然就大，还要配两名行法的艺人。所谓行法就是借助某种形式的表演来帮助农

家祛除灾害，祈求人寿年丰。

做“青苗会”这天，承办的农户都会把亲戚朋友带到门上玩一整天。凡是参加的农户都要表示一点心意，富裕人家拿几个钱，贫困农户给几把粮食，总之多少不论，全凭各人志愿。

“青苗会”活动要进行一天。这一天场地上挤满了人，老人都是围着桌子喝茶、吸烟、听唱。一面大锣挂在竖在桌边的长板凳的腿上，一个男人围着青布大围裙，头上是一顶用烧亡人的黄纸折叠成的

如同唐僧戴的帽子。

上午由敲得有板有眼的大锣开声，先是能把大家吓一跳的“咣”的一声，接着是“咣咣，咣咣咣，咣，咣咣，咣”锣声落下就开唱。唱的都是《封神榜》《八仙》之类的古书里面的内容，比如：“香烟飘飘结彩云，牙痕记上表贤上……”这是古装戏《牙痕记》上的唱词。

下午“青苗会”进入高潮，“香火”又是跪拜又是祈祷，行法的艺人接着围场表演——行法表演总共有两场。第一场表演是大刀破膀。场地上

超前摆放一碗水，一名装扮成旧时武士模样的艺人手持大刀登场，挥舞热身之后脱去外衣，只留一件短裤，腰间扎着一根黄布腰带。他连喊三声“唉，唉，唉”，围着场地跑上几圈并抱拳向在场的父老乡亲说些恭维话，其实他是担心有人透露大刀破膀的天机，恳请内行包庇。话音落地，他就底气十足地弯腰捧起水碗仰头喝一大口水，然后朝左膀猛然喷去，趁着水花四溅，右手挥起大刀向左膀一划，手起刀落，随即血染膀弯。第二场表演是竹签穿脸。一个瘦高而慢条斯理的人身穿黑色大褂，手拿一根跟织毛衣的篾针差不多的竹签，他熟练地把玩，左右闪动中还会发出“嗖、嗖”的

响声，就在说些俏皮话的当儿，他一低头一调脸，让竹签从左脸穿到右脸，而后仰面朝天绕场一圈让大家观看：“真的吧？真的就请父老乡亲鼓掌！”于是场地上掌声一片。

最后是到土地庙上供奉香火，“香火”先是跪拜，然后把黄纸折叠的帽子烧掉，“青苗会”至此结束。

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俱兴，“青苗会”随着旧的农耕方式渐行渐远。上世纪80年代，老百姓把“青苗会”作为一种文化娱乐活动恢复起来了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，现在的“青苗会”已经演变成文化“集市”，融入了商贸洽谈、集市采购、文化传播、康养旅游等一系列新内容。